

宋季三朝政要

宋無名氏著

全

進步書局校印

蘇子卿

好學

PDG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攷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寶慶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元年 紹定二年 紹定三年

紹定四年 紹定五年 紹定六年 端平元年 端平二年 端平三年

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

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四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四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度宗

咸淳元年 咸淳二年 咸淳三年 咸淳四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六年

咸淳七年 咸淳八年 咸淳九年 咸淳十年

卷之五

幼主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附錄

廣王

景炎本末

衛王

祥興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一

宋 無名氏著

理宗

己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傳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奉朝請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邨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人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為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於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

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於州治。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許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於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諡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識。○夏真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為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

已往之咎。臣所以奉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師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通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藉藉。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當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

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鉞夫對。御筆擢鉞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郢之計。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竄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哀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哀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仇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五月。趙范。趙葵。金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

據關之議。以聞於朝。乃命趙范開闢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畧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餉。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岷洛陽。退師保境。兵燹遂開。始伏公先見。○六月。金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月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為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蒿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滁州路鈴。樊辛分路出。以偏師下鄭州。己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

葵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庚辰。敏子啟行。己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米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眾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逆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為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盡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改湖州為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史勸農桑。○親饗給犒軍士。○詔增價招徠。○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賊吏經赦不許改正。○戒飭省闈精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彌遠欲去魏了翁。真德秀諭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即除察院。無

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毀真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
据撫者。無所不至。遂躡取禁從。為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藉藉。目之為梁成大。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飢民。○賑濟畿甸水災。○洪咨夔召為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為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為怪敢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夔除
端明學士。薨於位。○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明堂詔省郊祀費。○韃兵破關外四州。制置鄭瑄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太白經天。○雨雹。○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嚴飭和糴官吏。○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盜起。○申嚴舉主舉人才。悔舉法。○韃靼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

至於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折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秘等知貢舉○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申嚴斛面之禁○台州水○給諸軍薪炭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賊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禁苞苴干請○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汀郡寇發陳鞞平之晏頭陀夢彪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迫南劍帥府請於朝謂非陳鞞莫破此賊時鞞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鞞至州藉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申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鞞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礫諭降連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諭鄭損防遏海道○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置監官○覈實二廣丁錢○四川旱命州縣賑恤○減園田稅○招瀕海漁業人充

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蠲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明堂。○上飲宴過度。史彌遠卧病中。時人譏之曰。陰陽眠變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遠之賢。○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者。亦歸朝人。為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為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書楚州。既至。全入謁。因與客柱末。議延見之禮。末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挺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窘曰。杜末殺我。乃以藁束末而生焚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阜袍。遊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玉帶。方知全死於此。○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羣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追毀趙汝驥出身文字。○真德秀以慶壽恩復實謨閣待制。○飭州縣科羅之弊。○秋成穀

實災傷蠲減○蠲紹興被水民戶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立後其畧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愠忍如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未紓民食○蠲什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請舉廉去貪○赦盱眙改為招信軍○韃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竊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

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廣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產錢飛走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錫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冑事甚秘。侂冑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賢。○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珙

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後主為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真德秀吏部尚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洙奏黃州六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真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內帑緡錢兌易。○却歸正蕃臣獻馬。○蠲放仁和地稅。○冬以趙范為京湖制置使。鎮襄陽。○九月真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間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為先帝陳

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告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是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求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羣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上軌。